

名家有约

《荆州城》里的烟火味

——诗人铁舟的朴素情怀

□ 杨良成

《荆州城》是诗人铁舟的一首小诗。铁舟和你我一样,均是滚滚红尘中普通一人,住在荆州城,在银行上班,照常为工作、生活、子女忙碌,一样也买房子,也按揭。他与我们的区别在于:他是一位诗人。

诗,是高雅的。诗,也是现实的。铁舟的诗,将高雅与朴素融为一体,融入平民生活,抒写下里巴人,将平民百姓平淡而朴素的生活,抽丝剥茧一般,层层揭开表面的面纱,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内核,当真相与原貌展现于我们面前时,我们大吃一惊。

原来我们这些在城里进进出出的男男女女,不过都是一粒普通的沙子而已,就像护城河里的鱼一样,为了生存,时而浮头、喘气。

平常,我们疏于分析,疏于思索,我们总是随着滚滚红尘的挟裹,被动着向前,茫然而没有目的。欣欣然以为,真买下了房子,可惜那是按揭

附:

荆州城

□ 铁舟

不伦不类,五年了我被晒在这里,像一粒外乡来的土豆偷窥着宾阳门里进进出出的男女,多想一跃而起,请瓮城里抽签掐指的瞎子帮我算算哪一位是我的亲人

而事实总不如我所愿

我像一尾

丢在护城河里的白鲢

郁闷、孤独,因缺氧而浮头

喘气、望天,数

城墙上一字排开,找不到发音的

象形文字

一张荆州城区地图

忽略荆南路、荆东路与荆北路

眯着眼睛,凹凸围拢

荆州城,分明就是一只

很多人穿不了

很多人穿了又脱下

遣世经年的靴子

而你我,或者说

我们,这些小混混

都不是那只脚

顶多,也就是一粒

落入靴内的沙子

横竖都被人磨

偶尔,也要耍脾气

顶顶他们

我是这城市的罪人

我的职业是买卖

货币,我一只手

把城里人的钱,以存单那张纸

收起,投出去,让开发商

修起

紫荆御景、城南春天

一只手,用按揭贷款

帮城里人买回房子

我就是那个玩魔术的人

有罪的

拿你的物资

来的,真正的产权要等你还完按揭款后,才会全部是你的。也天真地认为,是有人在帮我们挑担子。可惜,生活的重担,一如继往,还是由我们自己在承担。而别人,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我们换位肩膀的角色。

原来真相就是如此残酷。你,我,滚滚红尘,芸芸众生,谁不是那个渴望能换位肩膀的挑担者?

这就是诗人铁舟,仿佛一个哲人般,用最简洁的词语,精准表达了我们生活的真相。

什么是好诗,或者好诗有什么标准时,铁舟说了三个词:当下、在场、疼痛。

当下。是回答作品写什么:反映当下的现实社会。凸显作品强烈的时代感。荆州城,接了地气,拉近了你我的距离,让我们感受到了浓郁的烟火味。我们都生活在不同的围城之中,都是城中的一粒沙子,都是护城河里的一条鱼,都生活在这—现实社会之中。

在场。是回答作品怎样写:作者的亲历,在场,融入故事、情节与场景之中,方能给读者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围城之中:宾阳门里进进出出的男女,瓮城里抽签掐指的瞎子,护城河里的白鲢,荆南路、荆东路与荆北路,紫荆御景、城南春天……这些熟悉的人、场景、道路、楼宇,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离。

疼痛。是回答作品的深度:在场还不行,不能麻木,要直达灵魂深处,刻骨铭心,深入骨髓,痛彻心扉!那个用一张货币的纸做买卖的人,玩魔术的人,开发商,以及幕后的手,都曾经是我们感恩的人,他们在我们生命的疼痛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就是铁舟和他的诗,你我红尘中人,当下于荆州城,北上广深、或一个不知名的城内,原汁原味,痛快快乐的人生。

帮你买回物资,而我

我最大的作用,无非

就是,借农业银行四个空洞的字

帮你换换肩,挑重担子的

那个人,仍然是

你自己

(铁舟,本名覃文平,出生于松滋郑家铺,供职于农行荆州分行。作品见《长江文艺》《汉诗》《芒种》《中国诗歌》《诗歌月刊》《芳草》《诗神》《长江丛刊》等,获得过省作协优秀诗作奖,出版诗集《供词》《松针上有蜜》,民刊《新汉诗》主办人之一,湖北省作协会员,湖北省委宣传部“七个一百”人才。现居荆州)

读书心得

熟悉的陌生

——读黎尊乾小说集《南方有金楼》

□ 彭超鹰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黎尊乾一同在监利乡村做老师,一同业余捉笔涂鸦,一同办文学社:他在刘市办“大溪文学社”,我在犁耳湾办“湖乡文学社”。我们相距不过十公里,却如同两只坐井观天的青蛙,成天对着井口大的天空发挥着无穷的想象,试着以笔为梯架起一座桥,走出井口看围墙外的天空。

他性情温和,不急不躁,如他笔底下从心底流淌而出的文字,如他起初发表在《荆州日报》上的散文《乡戏》《回沟这块地》,散发着乡土的泥巴清香,让人回味无穷,让人舒服恬静……他让我看到的乡村田园不再是破败无趣的,困苦世俗的生活了然生出些许江南烟雨的诗情画意,袅袅如烟,叮咚有韵,迷醉了我来去的路,一心只想沉醉于他的文字里,躲着不肯出来,管尔东西南北,与君习文皆好。

后来,他的散文《远去的书摊》斩获全国一等奖!自此,我就不再觉渺小。

写作之余,我们常常趟着泥巴路,赶着下雨天,以文学社之名,享受着“兰亭序”样的雅集,在刘市在犁耳湾往返的距离间,用文字抵挡着世俗的一切的一切,企图用文字构筑起我们自己的城堡,或是一座洁美的象牙塔。

可是后来,我们的梦终究不堪一击,在求生的选择下,惟有逃离,或许才是我们惟一的出路;惟有搏命一跳,或许才能跳出井口看世界。我们先后搭上南下的列车,去了广东……

尊乾是幸运而有福气的,他南下的经历一度传为美谈,甚至在荆南的教育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原来,他在南国的职场,特别顺利,特别成功。很多朋友常常向我打听缘由,我想了许久,发现还是“坚守”二字!

正如他的文字,总是在处变不惊中保持着一种坚持的坚守。人品如文品。

我欣赏他即是欣赏他的文字,带给我的是一份安静,还有一份定力的坚守。

他从他的刘市,我从我的犁耳湾,被挟裹着懵懂着南下,似乎心照不宣或是有种力量的指引,让我们在相隔数年后再次相聚,却在南方,在佛山、东莞两地各自经营自己的人生。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

剧本总是出人意料惊喜。

和尊乾的跑步,我突然有了莫名的陌生。

《南方有金楼》是尊乾的第一本小说集。我除了欣赏还是欣赏后的祝贺,一如我之前对他散文的咀嚼回味,有着三日不思茶滋味的美好。

惭愧自己早已疏远于小说,在熟悉的圈圈和套套里再也找不到新鲜的有突破性的立意、或表达之后,渐渐从一日不可无文学中走出,混迹求生的本能中经营着自己慵懒的生活,早已无暇于小说的创作,难有灵感突袭三更灯火夜无眠的激情。

尊乾还是之前的尊乾,一如他简练而老道的文字,一如他禅定如一的定力,一如他对文学锲而不舍的执着,一如他从散文到小说创作给我的

惊叹,还有陌生的惊喜。

写作即生活。他用他的定力他的执着书写着他的生活,还有他对世事的洞悉,人世有趣的人事或笑而不语或嘲笑怒骂不着一字,却入木三分趣味横逸而出的功力,给了我全新的陌生与好奇。《局长写了错字了》《青春与野菊》《局》等等,或许是我们这代人对现实种种的不适和轻轻的一声叹息,即使是《夏天的梦想》《无根》等篇什,有着我熟悉的陌生,也有着我和尊乾之间熟悉的陌生,陌生的熟悉。

任何创作或许都是当下的真实写作?或许脱离了当时之境况,难以走进作品深处,聆听到灵魂深处的对话?!

因此,我只能远远地观望尊乾,对他的小说心存陌生的阅读,在或离或近的同行人中,只能期望他的作品越写越好,也期待着他的另一本散文集出版。因为,有嚼头的文字可以拿来下酒,有故事有新意的小说,让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或人生。

是,惟有距离才是美的。

同样,惟有心存对万事万物陌生的好奇,文字或许才会生发出张力的活力,才有了鲜活灵动的跳跃,旷世之作大抵亦是如此的在陌生中带给读者如我一样的惊喜。

(黎尊乾,监利龚场人,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监利市龚场镇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现居广东)

新人推荐

家乡风情的深情凝望

——袁丹银散文随笔印象

□ 刘晓庆

近年来,湖北省作协会员、江陵作家袁丹银以深情之笔记录家乡风情,以赤子之情歌唱发展变化,以爱国之心赞美时代腾飞,以敬畏之心雕刻思想花朵,在《湖北日报》《荆州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了一批以江陵风情为主题的散文随笔。作者的散文随笔语言优美,简洁流畅,情感真挚,隽永深情。

从内容上看,这些散文随笔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家味美食。汽水粳、鸡蛋茶、豆腐干、阴米粥、荷包热糯米,还有香甜的米酒、炸米子、米子糖等家乡美味,始终缠绕味蕾、萦绕心头。二是民风民俗。作者笔下的端午、重阳、中秋等节日,中元寄怀思故人,过了腊八盼团圆,买年画的孩提时代等,呈现一幅多姿多彩的绚丽画卷。三是水乡记忆。江陵特别是作者生活的郝六镇是一个美丽富饶的水乡。工农兵照相馆、童家湾那一眼古井、曾经繁华的河南堤,以及丁公祠巷、内荆河、铁牯牛等,给作者留下深刻难忘的美好记忆。四是民间故事。鹤栖郝穴、红水洲的传说、乌龟碑的故事、一封无字家书、长虹旅社那段恋爱罗曼史等,这些都是流传至今、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五是岁月感悟。面对知青岁月、雨夜秋思、小巷古井,作者常常发思古之幽情,抒眼前景之感慨。回忆平房里的柴火灶,品尝思念的味道,写出师恩难忘、病榻杂感、岁末心语,发出最美还是家乡雪,你回家才是年,别让人生输给了读书等感慨。

从文化上看,乡愁是具象可见的,像慈母的手中线,像老家屋顶的炊烟,像家乡门前的里河(即内荆河)……不管身处天涯海角,也不管岁月沧桑变化,心头始终燃烧一盏不灭的明灯,胸中汹涌一股奔涌不息的力量,这正是作者散文随笔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一是留住乡愁之根。作者通过细腻绵柔的深情笔触,忠实记录家乡的一草一木、民风民俗、气息气味和情义情怀,以优美洗炼的文字形式,牢记乡俗、不忘乡音、留住乡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化融入血脉。二是传承精神之魂。记住乡愁、留住乡愁,不是食古不化、抱残守缺,更不是固步自封、裹足不前,而是要吐故纳新、发扬光大,赋予时代新的内涵,丰富传承新的形式,使之成为绵延不绝、传统久远的文化基因和力量源泉。三是激励奋进之心。乡愁,是中国文学历久弥新的主题,就是通过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体现纵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作者创作的宗旨之一,就是为了漂泊在外的游子情系故土,热爱家乡,关注江陵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激励人们不懈奋斗,始终做到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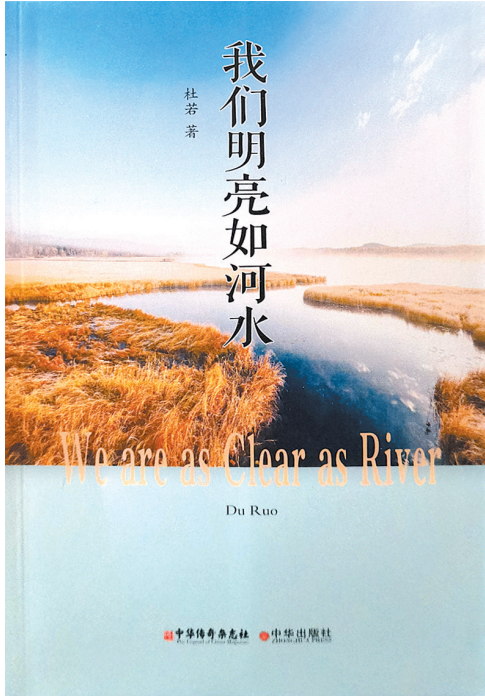
从表达上看,作者注重文字凝练,铿锵有声;注重语言修辞,韵味绵长;注重意境营造,饱含激情。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能吸引读者、引起共鸣。一是托物寄情。作者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描写江陵风情,把要抒发的感情、表达的思想寓

在万物之中,使乡情、乡恋、乡愁有所依托,增强了文学感染力。作者置身于现实生活中,对心目中的饮食、老屋、河流、古桥、石磨等风情景象进行观察、体验、回味,准确提炼、深刻表达主旨思想。二是诗情画意。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用诗的意境、诗的语言、诗的节奏、诗的色彩、诗的韵律来写散文随笔,达到文情并茂、脍炙人口、韵味悠长的阅读享受。《阴米粥:妈妈的味道》《外婆家那碗甜甜的米酒》《老屋小石磨》等,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文学价值、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三是真实生动。作者笔下的民风民俗,以生活真实为基础,通过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经过选择、提炼、加工、改造,创作许多具体生动的艺术作品。我坚信,以作者尊重文学的理念,创作悟性的潜力,热情奔放的性格,感恩亲朋的真诚,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更美的作品!

总之,作者能够深度介入现实生活,深刻回应时代呼唤,把目光聚焦在家乡江陵那片热土上,写出了一批有语言魅力、有灵魂高度的文学作品。我坚信,以作者尊重文学的理念,创作悟性的潜力,热情奔放的性格,感恩亲朋的真诚,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更美的作品!

(刘晓庆,湖北安陆人,先后在《解放军报》《空军报》《长江日报》《孝感日报》《中山日报》等数十家军地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著有文集《呼唤远方》。现居北京)

垄上诗评



《我们明亮如河水》杜若 著
出版社: 中华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杜若,本名杜丽君,湖北松滋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湖北省作协会员。诗作散见于《华语诗刊》《诗歌周刊》《天津诗人》《武汉作家》等书刊。有作品入选《湖北作家作品选》《湖北基层文学丛书#·荆州散文诗歌卷》《荆州当代诗百家》。曾获王夏子文学奖诗歌一等奖。出版诗集《涓涓之水》《我们明亮如河水》。

在松滋诗歌界,杜丽君老师可谓创作丰硕,继第一本诗集《涓涓之水》之后,近期又出新诗集《我们明亮如河水》。

每一种艺术样式都有其物质精神构成及其内在规定性并由此搭载它的创作者抵达永恒和不朽,每一位艺术家都必然借由遵守其物质精神构成及其内在规定性方能创造出抵达永恒不朽的作品。从分析解读杜丽君的诗歌作品看,诗人抵达永恒和不朽的路径探索可以说包含如下三个方面。

在对抒情主体的形象塑造中抵达永恒和不朽

注重抒情而不太看重叙事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杜丽君的诗歌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其绝大部分作品都归属于形制精美的抒情诗。这些形制精美的抒情诗,其艺术价值和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最重要的价值成就就是初步完成了对于一个特定抒情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这一抒情主人公可以说是生动灵秀,性格独特,内心丰富,温婉柔情,多愁善感,沉静明丽,善解人意,细腻忧伤,典雅知性,让人赞美欣赏,让人难以忘怀。这一抒情主人公形象会因诗而立,因诗而传,会和诗一起抵达永恒和不朽。

《如果,真的爱过你》与其说是一首抒情诗,不如说是诗人用诗歌形式为现代女性提供了一个写意标本:内涵、纯洁、沉静、温柔、坚韧、宽广、和这首诗一样,还有很多诗都在抒情达意之中从不同的方位角度和层面丰富完善了对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塑造。这一形象塑造已经很成功,已经卓然独立。有读者读了杜丽君的诗之后,误以为诗人还是一位纯情少女。杜丽君自己也说:因为诗,“很多这之前不认识的人,都有误解我年龄的发生,我除了粲然一笑,只能告诉你,是诗歌缔造了另外一个我,如同年轻的风浩荡原野,让人始料不及,也让我对自己平生第一次刮目相看。”正因为诗中有了这样的“另外一个我”,有了诗中的这样一个抒情主人公形象,不管社会生活中的诗人实际年龄如何,日子过得咋样,诗和诗人都必将在路上向着永恒和不朽不断靠近。

在对特定意境的精心铺设中抵达永恒和不朽

诗歌以意境传情,读者以意境入情。意境即情景交融,即意象互生互指。大学问家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诗亦如是。作为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杜丽君是深谙此道的,绝不会枉费笔墨,其诗歌之有境界自不必言。要说的是杜丽君的诗歌意境是特定的,是与众不同的,是精心铺设的。一方面是以特定女性视角、恋乡情结、忧郁天性、善良多梦等主观之情引导选取相应的具体事项物象,精心酝酿构筑自己的诗歌意象。故乡、老街、父亲、生母、继母、哥哥、妈妈、恋人、篱笆、炊烟、特别是柳林河,还有很多很多的日常小事一草一木,都成了诗歌中有故事的主角,都成了诗人的寓意之所,寄情之物,都成了诗中的达意之象。另一方面是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文学功底,对古典诗文意象进行拿来、解构、运用,按照新诗的要求构建新诗意境。诗人刘盛云在《古典诗境中的温婉情怀》一文中说:“杜丽君女士的诗作形制精致,韵律鲜明,意象丰富而深远。她的诗几乎都在十五行左右,然而尺水兴波,千帆旖旎。她擅长从古代经典中拈出诗性元素,诸如一丛蒹葭,一段落霞,一截东篱,一剪寒梅,一弯霜月,一支雁翎,一场初雪,机巧地加以移植或融合,使之化为自己诗意中的多肽,并滋长成为一片动人的风景。”

在对读者受众的选择期待中抵达永恒和不朽

读过诗人的第一部诗集《涓涓之水》,再读过刚出版的第二部诗集《我们明亮如河水》,我觉得诗人的创作对于读者受众的期待是有选择的,并没有期待很多人能读懂她的诗喜爱的诗。她在诗中表达的一些感受思虑,玄远而幽独,即便是用散文的方式面对面地诉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听懂。在意象的铺设中大量使用比喻,特别暗喻隐喻和象征借代,让对所涉对象的物性物理和情感寓意不熟悉的人进入诗境有一定的难度。在当下生活节奏加快,文化供给快餐化的今天,亲人之间在时间陪伴尚已成为奢侈,让一般的人花很多时间,通过读诗来陪伴我们诗人,更应该是一种奢侈。但没有关系,人类不能没有哲学家和诗人,生活不能没有诗和远方,诗总会拥有读者,读者总会需要诗。只要诗歌创作坚持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和规律,就一定能够抵达永恒和不朽。

杜丽君的诗大都属于新诗,而新诗的正式诞生也不过40余年。对于新诗的相关问题,我曾于2008年在《凤凰城读诗》表述过一些想法,现引用到这里供参考并祝福杜丽君在康居快乐中有第三本和第四本诗集联翩出版!

“面对新诗读不懂,没人读,不能打动人,写诗的人也徬徨迷惘的情形,面对新诗就是写句子回回车等新诗理论,我和身边的诸诗人曾不止一次地探讨过新诗的特质问题。就在去凤凰城的路上也还在讨论,试图找到答案。读了黄永玉先生亲笔手写的诗,我坚定了自己对于新诗的几点理解:首先是诗贵有情,有真情,有深情,有激情,有‘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共有之情,就像黄先生诗中所表达的对故乡的情。其次是诗的语言并不需要晦涩朦胧,而是越明白的话越好,越直接简单越好。就像黄先生的这首诗,没有哪一个词句需要用心琢磨思量的,所有的语言就像为我们进入黄先生心灵情感世界专设的直通车和康庄道。所以写诗不是要把语言陌生化,不是让语言成为门槛,不是要在诗人和读者的心灵之间设置隔离障碍,而是要架设宽敞平坦的桥梁通道,最好是让诗人和读者的心灵直接相通相连,也就是要做到王国维先生说的‘不隔’。其三是,诗是写给有情的人读的。有情的人自然会喜欢诗,自然会有幸读到很多的好诗,无动于衷的人不容易喜欢诗,也是很难读到和读懂好诗的,所以不要期待所有的人都能成为诗的读者,在娱情娛心多样化快餐化的今天,没有必要为读诗的人数不那么多而感到伤心和悲哀!”

在抵达永恒和不朽的路上

——杜丽君诗歌创作的终极追求和路径探索

□ 周卫刚